

汾陽縣志卷之六

人物

張成紀侯濟字士度西河人也父千秋慕容永驍騎將軍永滅來奔太祖善之拜建節將軍賜爵成紀侯隨從征伐累著功績登國末卒濟涉獵書傳清辯美儀容太祖愛之引侍左右與公孫表等俱爲行人拜散騎侍郎襲爵先是姚興遣將攻洛陽司馬德宗雍州刺史楊佺期遣使乞師於常山王遵遵以狀聞太祖遣濟爲遵從事中郎報之濟自襄陽還太祖問濟江南之事濟對曰司馬昌明死子德宗代立所部州鎮迭相攻擊今雖小

定君弱臣彊全無綱紀臣等既至襄陽佺期問臣魏初
伐中山幾十萬衆臣荅三十餘萬佺期曰魏國被甲戎
馬可有幾匹臣荅中軍精騎十有餘萬外軍無數佺期
曰以此討羌豈足滅也又曰魏定中山徙幾戶於北臣
荅七萬餘家佺期曰治在何城臣荅定都平城佺期曰
有如許大衆亦何用城爲又曰魏帝爲欲久都平城將
復遷乎臣荅非所知也佺期聞朝廷不都山東貌有喜
色曰晉魏通和乃在往昔非唯今日羌寇狡猾頻侵河
洛夙夜憂危今此寡弱倉庫空竭與君便爲一家義所
無諱洛城救援仰恃於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其爲

羌所乘。寧使魏取。臣等欲分向揚州。佮期日。蠻賊互起。水行甚難。魏之軍馬已據滑臺。於此而還。從北道東下。乃更便直。晉之法制有異於魏。今都督襄陽。委以外事。有欲征討。輒便興發。然後表聞。令朝廷知之而已。如其事勢不舉。亦不承臺命。太祖嘉其辭順。乃厚賞其使。許救洛陽。後遷謁者僕射。報使姚興。以累使稱旨。拜勝兵將軍。頻從車駕北伐。濟謀功居多。賞賜奴婢百口。馬牛數百。羊二十餘口。天賜五年卒。子多羅襲爵。坐事除。

右北魏一人。舊志鄉賢首列晉王延。北燕宋隱。按王延仕劉聰。雖見晉書孝友傳。不當繫之晉。今別見義。

行宋隱魏書稱西河介休人已屬推本言之隱曾祖
夷晉昌黎太守後爲慕容廆長史祖活中書監父恭
尙書徐州刺史慕容儁徙鄴恭遂家於廣平列人隱
雖以孝聞然不能終事一主且自其父家列人不當
列入縣之鄉賢

宋右臺務光字子昂一名烈汾州西河人舉進士及第
調洛陽尉遷右衛騎曹叅軍神龍元年大水詔文武九
品以上官直言極諫務光上書曰后王樂聞過罔不興
拒諫罔不亂樂聞過則下情通下情通則政無缺此所
以興也拒諫則羣議壅羣議壅則上孤立此所以亂也

臣嘗觀天人相與之際有感必應其間甚密是以政失於此變生於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竊見自夏以來水氣勃戾天下多罹其災洛水暴漲漂損百姓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自陛下御極郊廟山川不時薦見又水者陰類臣妾之道氣盛則水泉溢頂虹蜺紛錯暑雨滯霍陰勝之沴也後廷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以干外政願深思天變杜絕其萌又自春及夏牛多病死疫氣浸淫傳曰思之不睿時則有牛禍意者萬機之事陛下未躬親乎晁錯曰五帝其臣不及則自親之今朝廷賢佐

雖多然莫能仰陛下清光願勤思法宮凝就大化以萬
方爲念不以聲色爲娛以百姓爲憂不以犬馬爲樂臣
聞三五之君不能免淫亢顧備禦存乎人耳災興細微
安之不怪及禍變已成駭而圖之猶水決治防病困求
藥雖復黽勉尙何救哉夫塞變應天實繫人事今霖雨
卽閉坊門豈一坊一市能感發天道哉必不然矣故里
人呼坊門爲宰相謂能節宣風雨天工人代乃爲虛設
又數年以來公私要竭戶口減耗家無接新之儲國乏
俟荒之蓄陛下近觀朝市則以爲旣庶且富試踐閭陌
則百姓衣馬牛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丁壯盡於

邊塞嫚孤轉於溝壑猛吏奮毒急政破資馬困斯佚人
窮斯詐起爲姦盜從而刑之良可歎也今人貧而奢不
息法設而僞不止長吏貪冒選舉以私稼穡之人少商
旅之人衆願坦然更化以身先之凋殘之後緩其力役
久弊之極訓以敦龐十年之外生聚方足臣聞太子者
君之貳國之本所以守器承祧養民贊業願擇賢能早
建儲副安社稷慰黎元姻戚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患
憑寵生災愛之適以害之也如武三思等誠不宜任以
機要國家利器庸可久假於人祕書監鄭普思國子祭
酒葉靜能挾小道淺術列朱紫取銀黃虧國經悖天道

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此誠治亂安危之秋也
願陛下遠佞人親有德乳保之母妃主之家以時接見
無令媒黷疏奏不省俄以監察御史巡察河南道時滑
州輸丁少而封戶多每配封人皆亡命失業務光建言
通邑六都不以封今命侯之家專擇雄粵滑州七縣而
分封者五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輸國請以封戶均
餘州又請食賦附租庸歲送停封使息傳驛之勞不見
納以考最進殿中侍御史遷右臺嘗薦汝州參軍事李
欽憲後爲名臣卒年四十二

宋總管之悌汾州人之悌長八尺以躋勇聞開元中歷

劍南節度使太原尹嘗坐事流朱鳶會蠻陷驩州授總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口獠動卽死賊七百人皆伏不能興遂平賊

右唐二人舊志鄉賢列宋務光宋友文二人友文卽令文之訛宋令文今別見文苑

楊團練使瓊汾州西河人幼事馮繼業以材勇稱太宗召置帳下卽位隸御龍直三遷神勇指揮使從征太原以勞補御龍直指揮使雍熙初改弩直都尉侯兼御前忠佐馬步都軍頭領隰州刺史淳化中李順叛蜀瓊往夔峽擒賊招安領兵自峽上與賊遇累戰抵渝合與尹

元裴莊分路進討克資普二州雲安軍斬首數千級詔書嘉獎遣使卽軍中真拜單州刺史至道初召還供職明年徙知霸州兼鈐轄未幾改防禦使靈慶路副都部署河外都巡檢使賊累寇疆瓊固捍有功導黃河溉民田數千頃敗賊於合河鎮北獲人畜無算賊騎五百掠城下擊破之追北三十里並賜詔嘉諭咸平二年命爲涇原儀渭邠寧環慶清遠軍靈州路副都部署尋徙鎮定高陽關三路押策先鋒屯定州之北明年副王超爲鎮州都部署再遷環慶徙定州四年召還以鄜州觀察使充靈環十州軍副都部署兼安撫副使嘗遣使諭旨

賊若寇清遠及青岡白馬寨卽合兵與戰是秋果長圍清遠頓積石河清遠屢走聞使詣瓊請師瓊將悉出兵爲援鈴轄內園使馮守規都監崇儀使張繼能曰敵近重兵在前繼無以進不可悉往乃止命副部署海州團練使潘璘都監西京右藏庫劉文質率兵六千赴之寇鼓兵攻南門其子阿移攻北門堙濠斷橋以戰瓊遣鈴轄李讓督精兵六百往援至則城陷矣賊泊青岡城下順州刺史王瓌普謂瓊曰青岡地遠水泉非屯師計願棄之瓊合謀焚芻糧兵仗驅老幼以出退保洪德寨寇威浸熾未嘗交一鋒事聞於上傳召瓊繫御史獄治罪

當死。兵部尚書張齊賢等議請如律。詔特貸命。削官流
崖州。明年移道州。景德初起爲右領軍衛將軍。分司西
京。累遷左領軍衛大將軍。領賀州團練使。知兗州。有州
卒自言得神術。能飛行空中。州人頗惑。瓊捕至。折其足。
奏戮之。五年卒。年六十七。錄其子舜臣爲奉職。長子舜
賓。內殿崇班。閤門祇候。

李都監渭。字師望。汾州西河人。後家河陽。進士起家。爲
臨潁縣主簿。累官至太常博士。會河決滑州。天聖初。上
治河十策。叅知政事魯宗道奉詔行河。奏渭換北作坊
副使。與張君平並爲修河都監。未幾皆罷。以渭爲鄆州

兵馬都監徙知憲州。又知鳳州兼階成州鈐轄。初屬戶寇陷階州沙灘寨。渭至詰所以然者。乃都校趙釗擾之。奏流釗道州。以恩信諭酋帥。復其寨。遷軍器庫副使。歷知原環慶三州。時詔舉勇畧任邊者。李諮以渭應。詔徙益利路兵馬鈐轄。領惠州刺史。遷東八作使。擢西上閤門使。徙鄜延路。再遷四方館使。寶元元年。元昊將山遇率其卒來歸。且言元昊反狀。渭與知州郭勸謀卻之。旣而元昊果反。又與勸奏以爲元昊表至猶稱臣。可漸屈以禮。朝廷初以渭兼知鄜州。坐是貶。爲尙食使。知汝州。徙磁州。元昊犯邊。言者益歸罪於渭。復降右監門衛將。

軍白波兵馬都監卒

狄武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初隸騎御馬直
選爲散直寶元初趙元昊反詔擇衛士從邊以青爲三
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時偏將屢爲賊敗士卒多畏怯
青行常爲先鋒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
八破金湯城畧宥州屠囓咩歲香毛奴尙羅慶七家口
等族燔積聚數萬收其帳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
城橋子谷築招安豐林新寨大郎等堡皆扼賊要害嘗
戰安遠被創甚聞寇至卽挺起馳赴衆爭前爲用臨敵
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尹洙爲經畧

判官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之薦於經畧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一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由是益知名以功累遷西上閤門副使擢秦州刺史涇原路副都總管經畧招討副使又加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惠州團練使仁宗以青數有戰功欲召見問以方畧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元昊稱臣徙真定路副都總管歷侍衛步軍殿前都虞侯眉州防禦使遷步軍副都指揮使保大安遠二軍節度觀察留後又遷馬軍副都指揮使青奮行伍十餘

年而貴。是時面涅猶存。帝嘗勅青傳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爾。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以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權樞密副使。皇祐中。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州。又破沿江九州。圍廣州。嶺外騷動。楊畧等安撫經制蠻事。師久無功。又命孫沔余靖爲安撫使討賊。仁宗猶以爲憂。青上表請行。翌日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置酒垂拱殿以遣之。時智高還據邕州。青合孫沔余

靖兵次賓州。先是，蔣偕、張忠皆輕敵，敗。使軍聲大沮。青戒諸將毋妄與賊鬪，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十犯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汚靖相顧，曙貽諸將股栗。已而頓甲，令軍中休十日。覘者還以爲軍未卽進。青明日乃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爲陣。賊旣失險，悉出逆戰。前鋒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汚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其黨黃師宓儂建